

寂寞深了，迷恋还在吗？

锦瑟无端

洁 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锦瑟无端

洁 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瑟无端 / 洁尘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585-0

I. 锦… II. 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2031号

责任编辑:付艳霞 脚 印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董文权

锦瑟无端

洁 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2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375 插页4

2009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978-7-02-007585-0

定价: 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一 对 面	1
二 泛紫的天空其实是阴天的傍晚	8
三 满街的梧桐	28
四 决明花开	35
五 无聊里面有一种悲伤寂寞的缤纷感觉	52
六 内疚也是一种挺来劲的东西	59
七 遥 远	76
八 未来就跟这立了秋的天气一样	83
九 水井街上	102
十 往事被撕了个口子	106
十一 呼啦呼啦的风	125
十二 外面已经下了好一阵雨了	130
十三 他们的伤口不是来自对方	147
十四 在十六楼上	154
十五 重合,或者部分重合	172
十六 彩色的黄昏的云	175
十七 明智并不担负正确的任务	186
十八 对于天空的臆想	191

十九 电影在七十三分钟后	203
二十 曾经看到一只鸟从那里掠过	205
二十一 尾 声	220
电影的尾声是	232

一 对 面

当林采薇看到她对面新搬来的是谁时，她的心跳都停了。她站在七楼到八楼的转角处，忍住了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哪个部位扑过来的一阵晕眩，让自己站稳了。

她的表现已经比她自己想象的要镇定很多了。

但她其实并没有想象过见到他的情形，所以，事实上也无从比较；可以这样说，她没想到自己就这么看上去还算正常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他在锁门。门和门锁都是这个小区统一安装的，搬进来的业主只需要到物业去申请更换锁心和新钥匙就是了。把钥匙插进锁孔，朝右旋转三圈，门就锁好了。可能他刚搬来，不熟悉，鼓捣了好一会儿才弄好，转过身，正好看到楼梯转角处拎着一袋菜呆立着的林采薇。

他一边往下走，一边说，“你好！你住对面吧？！我刚搬来的。”

林采薇想笑笑，但她不知道自己脸上挤出来的表情是不是算是在微笑。一时间她发不出声来，只好点点头。

“我姓陆。以后大家是邻居了，请多关照哦。”

林采薇僵硬地又点点头。

“请问贵姓啊？”

“林。”林采薇挤出这个字。

他本来已经在林采薇的旁边停了脚，想说点什么。可能是林采薇的表情过于不自然，他有点尴尬，讪讪地笑了笑，说了句“再见！”然后下楼去了。

待他的脚步越来越远直至消失之后，林采薇才渐渐地回过神来。一阵更大的惊愕像个浪头一样呛过来，让她鼻子酸了，眼睛也湿了。惊愕的背后似乎有狂喜的滋味，但更多还是一种心悸。林采薇听到了心脏不规律跳动的声音，扑哧扑哧的，很重，但有点漏气的感觉。这叫什么呢？梦想成真？不对吧。她从来没有梦想过他会成为自己的邻居。就像她从来没有幻想过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会复活一样。五年来，他对他的梦想都隔着一个屏幕，他总是沿着屏幕进入她的梦中，很多时候，梦里的他也隔得很远，林采薇只能在人群里看着他。在梦里她喊过他，她喊，“佟敏！”他回过头来找声音的来源，视线却总是和她对不上焦。在梦里，她从来没有喊过他真实的名字。

他刚才说了，“我姓陆。”不用他自我介绍，林采薇当然知道他姓陆，陆一鹤。当然，他不知道她林采薇，一个四十岁的身材单薄姿容平常的单身女人，为什么会在刚才见到他的时候失了魂。

林采薇的家在八楼，801室，现在对面的802室住的是陆一鹤！林采薇又上了九级楼梯，看着802室的门，好让自己继续确定这一事实。从她两年前买下这套二手房搬进来住开始，对面那家就一直是空的。这个小区不是什么好房子，楼盘小，绿化空间小，没电梯，最高是八楼，爬起来不轻松；户型也不好，八十六平米一套，长形的，客厅在中间，面积不小，有三十平米，但客厅不带窗户，是黑屋子，让人坐不住。被客厅一挤，其他两间房子的开间就小多了。这个小区的房子还是精装出售的，但所谓精装，其实还



是简装,不过就是一水的地砖加白色的墙面乳胶漆,地砖颜色是一种让人很泄气的土褐色的釉面,亮晃晃的。也许不如意处太多,虽然这小区是在二环路内,一开盘就卖完了,但很多人买了后就没打算自己住,只等着房价起来后倒手卖掉。但二手房的价格也一直起不来,比同地段的其他小区的房子每平方米要低一千块左右。两年前林采薇是三千二百元的单价买的二手房,对于她的经济实力来说,能用这个价钱在这个地段买到一套房子,就很不错了,没资格挑三拣四的。

陆一鹤也买这房子?虽然凭林采薇对他的了解,他一直很沉寂,这几年尤其沉寂,不太走运,但怎么说他也是演艺圈的人,应该比她一个小编辑有钱多了吧?!

她对着802室的门发了一会儿呆,渐渐地把散掉的神一点点拢回来,掏出钥匙开门进了自己的家。她想,他不住话剧院的宿舍啦?

想到话剧院,林采薇从刚才见到陆一鹤的震惊之中滑到了某种说不清楚的遗憾之中。他适合那个院子,在林采薇的感觉里,他不能离开那个气象万千的老院子,离开了他的神光搞不好就要褪掉了。在她的感觉里,陆一鹤只有住在那个院子里,他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和已经从林采薇的现实生活中消失了的那个人重合在一起。那个人已经消失了二十年了。在他消失了差不多十五年之后,就像一张照片已经快褪掉所有影像的时候,陆一鹤,确切地说,是陆一鹤所扮演的那个人物让这张照片重新清晰了起来。而这三个人或者说是两个人的背景分明就是话剧院的老院子。

不管怎么说,他来了,他住在对面了,他进入她的周围。虽然这从来就不是林采薇的梦想,那是她的奢望。但现在,她的奢望摆在了她的面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了。开头的惊愕和狂喜

还残存在林采薇的体内,但她已经镇定下来了,脸上的肌肉也柔和了下来,她笑了笑,她知道,这的确是一个微笑。开了家门在餐桌上放下那兜菜,林采薇这才发现,那一小把蒜薹已经在刚才的神智混乱中被掐成了一截一截的。

陆一鹤进入林采薇的生活已经有很多年了。在楼道上见到陆一鹤的那个晚上,林采薇又拿出了那部影碟。

五十次了。这是第五十次看这部电影了。在第五十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出现在她的身边,成了她的邻居。说不定,这个时候他就在对面,虽然林采薇一直没有听到对面有人回来的动静。听不到是正常的,也许她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时候,陆一鹤回来了。

9月初,已经入秋了。夜风把窗帘吹得起伏不定。影碟停在主菜单上,林采薇看着变换着画面的屏幕,听着熟悉的电影配乐(老实说,配乐有点偷懒,直接用的是杜普蕾演奏的埃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并不准备马上按下PLAY键。这张版本的影碟是林采薇最喜欢的,之前,她还买过其他的版本,只有这个版本做得最考究,在启动之前像电脑的屏幕保护一样,配有音乐和画面,画面上没有人,只截取了一些影片中关于植物的空镜头,其中最多的景象是初春的蔷薇,是那种叫做“大红袍”的蔷薇爬藤。这是林采薇最喜欢的花,而且,跟她的名字也很配。音乐声中有一句陆一鹤扮演的男主角佟敏的台词:“你说我们去哪儿?”当他说到第五遍的时候,林采薇跟着说了一遍,“你说我们去哪儿?”然后按下了PLAY键。

这部电影是2001年出品的,名叫《锦瑟无端》,是一部小制作的非常寂寞的电影,没有能够排上院线的档期,也就是说没有公映过。《锦瑟无端》有影碟在市面上出现,而且,这几年来,每隔一



段时间,就有一个新的版本出现。现在很多中国内地的艺术电影都是这样,跟大片拼不过,进不了院线,又没有专门的艺术电影院,也就没有公映的机会,跟观众见面只能走影碟上市这条路。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锦瑟无端》在影迷中也很寂寞,很少有人讨论它。林采薇到网上查过,资料很少,只在几个专门的电影网站上有关于它的一点基本资料。网上那个著名的影迷网站是什么电影都可以查到的,有很多十分冷僻的电影都有讨论小组。关于这部电影的小组就只有三个人,发帖的人转贴了一点这部电影的资料,也就是主创人员以及出品时间,然后说了一句:“这片子静得让人想发疯。或者说,像张爱玲的一句话,有着疯子一般的镇定。”跟帖的两位,一位说,“比蔡明亮的片子更让人想发疯吗?我没看过。还有人看过吗?”另一位说,“我也没看过。要去找来看看,静得让人想发疯的电影还是不容易的。”林采薇隔一段时间就上这个网站看看,但那个说要去找来看看的人再也没下文了。

林采薇本来可以加入这个小组,补充一点关于这部电影的资料。她可以说:“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兼男主角之一就拍过这么一部电影,然后你们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但我知道。我知道他是谁,他生活在哪里。他叫陆一鹤,1967年11月13日出生,青岛人,北电戏文系1990年毕业,分配到了成都的锦城话剧院。他一直生活在成都。”

她什么都没说,在网上,她习惯的只是溜达,从不说话。再说,她怎么舍得把他拿给众人分享?当然,也没什么众人,更谈不上什么分享。没人对他感兴趣,除了她林采薇。这种状态让林采薇很享受。

客观地说,《锦瑟无端》这部电影,那么落寞那么无人问津,也不是世人都没眼光,都没品,还是这部电影本身有问题。这部电

影没有把故事讲圆，前面的气息还比较饱满，到了后面，气就泄掉了。应该说，陆一鹤并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他可能有很多想法，尤其偏爱长镜头。整部电影就故事来说，就是日常生活本身，几个主要的情节推动他都没有用力，或者说，他不想在情节推动上用力。银幕上的他很多时候就这么在镜头里坐着、走两步，点一支烟，抽完后又点一支烟，看看街景，刮胡子，用浴巾慢慢擦干头发，把台灯摁灭又摁亮……看到后面，观众完全能够感受主创人员的意兴阑珊，这种情绪不是针对电影本身，针对的是现实，是生活。它和现实太像了，太逼真了。现实中一个处于伤痛期和空白期的人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没什么事，也没什么波澜，就这么沉默地忍受着自己低落的情绪，就这么活着。陆一鹤也许是个好作家，但不是一个好编剧，也不是个好导演，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好演员。当然，他是不是一个好演员，林采薇觉得自己并不能判定，她只是过于迷恋他在《锦瑟无端》里的一举一动了，这就失去了客观。

其实，在《锦瑟无端》里，陆一鹤所饰演的佟敏这个角色只是男二号，影片的焦点也没有放在这个人物身上，是放到男主角唐诗身上的；另外，着墨比较多的是唐诗的姐姐宋词。应该说，唐诗和宋词这两个人物在片子里都更细腻生动一些，但对于林采薇来说，她就迷恋佟敏。佟敏这个人物的味道太像那个人了，而且，林采薇觉得佟敏也很像自己，她也会像他那样，不动声色地很镇定地过着悲惨的生活，不呻吟不发飙，但非常的疼。他是这个故事里最不幸的人。林采薇终于在这个人物身上找到了那个人和自己的结合点。不幸是会产生光环的，自己感受不到，但在观看与自己同质的不幸时，光环就出现了，而且十分美丽。

几年前，从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开始，林采薇就开始记录了。



她把这部电影延展成自己的一部记录。她不敢说这是她的作品，因为这个故事根本就不是她的。她只是记录着，随着一次次的观看，她不停地在电脑上修改着记录。每看一次电影修改一次，每修改一次，这个故事就似乎离电影本身越来越远。它膨胀着，不可思议地细节化着。而每一处细节的丰富，就像一个岔路的产生，又一次偏离电影本身。应该说，林采薇的记录没有电影安静，它比较热闹，声音比较大，或者说，是林采薇内心的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林采薇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角度来揣度这个故事。

8

1000

6月的傍晚,天空总有点泛紫。这种紫色很短暂,也很脆弱,待真正进入盛夏之后,它们就会消失了。

那种紫色是我家正在开花的月季的紫,介于深紫与浅紫之间。有点肉感。有点像少女的嘴唇被冻了之后的那种感觉,娇弱优美。我是一个植物爱好者,愿意把一种景观的色彩跟植物联想在一起。我也愿意把一种色彩跟少女结合起来联想,那是因为我早不是少女了,在不可逆的过程中,我已经远离了那个时期。

一般来说,只有在车站才会这么仔细地端详天空。在车站,似乎除了看看天空,就没别的事可以干。我在车站看到一些织毛线的女人。她们可能是车站上神态最自如最悠闲的人,那种自如和悠闲,甚至在车来以后她们将毛线团和毛线针塞进提包里时带有被阻断很遗憾的味道。我不会织毛线,虽然我很想织的。于是在车站我更多时候就注视天空。

天空深远、阔大、变化莫测，它的感情是很深的吧，但这种感情不是针对我的。

注视天空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特别的情绪,是那种介于悲



哀和伤感之间的那种情绪。这个时刻,我会有一点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或者我觉得活着就那么回事,既不特别的值得也没有什么不值得的。我觉得隔膜,跟生活跟所有的人,也跟我自己。

站台上另外还有三个人。矮胖秃顶的中年男人不停地看表;黄头发小伙子不停地跺脚,并拍打蚊子。肯定是个B型血,人群中的灭蚊器。还有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女人把拎包抱在胸前,姿态警觉,但神态倒还安详。

看到这个女人我才觉得自己真不年轻了。她看上去和我差不多,三十五岁左右,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岁数。真不年轻了。虽然她身材保养得还行,如同我身材保养得还行一样。上了三十五岁的女人,身上就有一种蔫味儿,说不出具体哪里有点塌有点垮,反正不滋润不饱满了。我觉得她那个包不错,四方形的,包上方中间嵌一个短短的把手。这个包看上去皮子很软,天快黑了,那颜色我只能估计,可能是深蓝色。

他们已是我看到的第四拨人了。他们在等车,而我在等人。看天空之余,我就踢脚下的一个纸团。踢了几下之后我就很想把纸团拣起来展开看看是什么东西。我控制着自己。

我等我的朋友小阿的朋友,老姜。

已经有四趟16路过去了。老姜还没有到。之前,他给我的电话是“马上就到。五分钟!”我已经等了快二十分钟了。

如果不是等老姜,按平时的习惯,这时,周六晚上八点半,我应该在对面的16路车。

或许成都16路夜班车的好些售票员都觉得我面熟。他们从来没和我打过招呼,只是在拿钱撕票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拿过票,捏成一个纸团,然后用指尖不停地捻来捻去。有时候想,我有没有必要在售票员看我一眼的同时回应一个微笑,

以稀释我的古怪。我有时想微笑一下,更多的时候是不想,并且在想与不想的时候都觉得没有必要。

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一个月里总有两三个周六的晚上,八点半左右我会出家门,走五分钟到倪家桥车站,上16路公交车。这一趟是由南向北开的。差不多四十分钟后,到达北边的终点站火车北站。然后我下车,转身又跳上公车总站那一溜待发的16路的最前面的一辆,晃晃悠悠四十多分钟后,由北向南又回到倪家桥,然后我下车。

16路再往前走两站路就到南边的终点站火车南站了。很对称的一条公交路线,正好将这个城市的南北中轴线对穿一个来回。最近有一条标语刷到了倪家桥车站对面的那截墙上,那墙里好像是一个什么单位,我一直没搞清楚。原来那截墙被很好的紫藤覆盖着,春天开一大片花,紫紫的,雾雾的,挺美的。现在那墙上的紫藤被扯掉了,粉刷一新,上面红色的标语是“大家齐心协力,建设火南新秩序”。第一次看到“火南”,让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是火车南站的简称。这墙、这标语、这“火南”,这么坏又这么蠢的家伙,应该抓起来。

如果天气比较好,我在倪家桥下车后,会到“红色年代”门口转一转,顺便在旁边的糕点店买点碎角蛋糕,很新鲜的,两块钱一包,是当天生日蛋糕的边角余料,很划得来。

“红色年代”是本城一个著名的夜店,据说里面很疯很high。我从来没进去过。我只是在门口转一转而已,并没有想进去瞄一眼的想法。也许我是想看看那里面出来的人吧,特别是想看看有没有醉了的女人。我对醉酒的女人有特别的兴趣。但我的时间对于一个夜店来说太早了,我没有看到希望的景观。

还是夜车舒服。其他的,都没那么熨帖。



夜班车的好处是人少,特别是从北站往回走时,有些时候,过了磨子桥那站后,车里就我一个乘客了。晚上由北向南走的人总是少于相反方向的,火车北站是客站,火车南站主要是货站,兼一点客站的功能。人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16路发车密集,几分钟就发一趟,毕竟是中轴线上的公车。

夜班车还有一个好处是黑。除了到站上客的那一会儿车里会开灯,其他时间都黑灯瞎火地走。两边全是商铺、饭馆、酒店的霓虹灯,还有那些形状奇怪的路灯,摇摇晃晃地扫进车里,又溜出车外。我喜欢从脸上晃过去的灯光,昏暗,些许温柔,像指法不错的按摩。

我知道,我的行为很像一个满腹忧愁又很讲究形式感的人。

我承认,形式感是有的,你想,一个单身女人,两年来的好多个周六的晚上这么来回坐一趟公车,我自己都觉得挺有味道的。但满腹忧愁却是没有的事。我之所以迷恋这么一个活动,主要原因就是它让我在那段时间里脑子近乎于空白,很舒服。

我在坐夜车的时候真的是很舒服的,身心两方面的那种舒服。最关键的一个舒服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爱佟敏,他跟我没关系。他是一个存在,但是,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

佟敏对于我来说一直有点不真实。

我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他的脸离我不到二十厘米,我凝视着他的脸——他的嘴角以我平时从没见过的姿势抿着,眼睛里雾雾的,没有水,也没有什么光。他像是疑惑地注视着他身下的女人,也就是我,仿佛我不真实;或者说他不明白我怎么就躺在他的身体下面。我觉得他在微笑,但我不敢肯定,只是觉得如果他在微笑的话会令我感觉正常一些。毕竟我们上床太快、太突兀了。

后来我听一个朋友说他为什么养狗而不养猫,他说,猫的眼睛看不进去的,怎么看都觉得是隔的,不通。我立刻就把这个说法跟佟敏联系在一起了。

那一刻是我们的开始。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我会失去这个人;之前我已经喜欢他很久了,但在那么长的喜欢中,我没有想到过这一刻。我已经习惯把喜欢他的感觉等同于我喜欢太阳喜欢微风喜欢春天树木发芽,那是一种博大精深的喜欢,喜欢不变的,必然会遭遇的,但不属于我的。

和佟敏融合在一起的那一刻,我绝望极了,我知道,这是我必然会失去的东西,我会失去他,因为我肯定是得不到他的。这一刻距离我对唐诗说的那句轻浮话也已经很久了。我在第一次见过佟敏后对我弟弟唐诗说,“嘿,你那个同学,佟敏,可能会和我睡一觉的。”当时唐诗抬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嗯?”了一声后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宋词,你是个女人,话说得好听一点好不好?”

事实和我的文艺想象完全不搭界。

佟敏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一个不错的男人,有着不错的普通男人的惯性和善良,好些关键地方还不正确的心软;我揪着他,他也就任我揪住了。当然,我对他也足够好,他也就顺势倒在我的好里,安逸且舒服。我和佟敏睡了第一觉之后又继续睡了不少的觉。

我们在一起呆了差不多有四年。我们好了三个月后结婚,婚后半年生下儿子佟童,佟童三岁时我们离婚。现已离婚两年了。如果说是缘分,那也足够多,足够厚了。

我想,现在,我也许还在爱他吧。但就这个问题我不愿意多想,或者说,我不愿意认真想。一个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应该不

